

爸爸的二只錦囊

短篇小說組第二名 柯錦鋒



柯錦鋒

36. 8. 20 生

台灣南投人

台中師專畢業

經歷

教師廿三年

現職

三重市二重國小教師

■作品
「爸爸的手」、「種子」、「春在心頭已十分」、「走過秋的原野」等作品集

一、

這陣子，媽媽的臉色很難看，因為爸爸的工作遇到危機了。

爸爸在一家製鞋公司當經理，一個月有五萬元的待遇。

爸爸服務的公司，除了生產皮鞋、高跟鞋、休閒鞋，還生產運動鞋。那家公司曾有過輝煌的日子，可是近來走下坡了，公司再不裁員，恐怕度不過難關了。

爸爸在公司服務十多年了，從原先的管理員，歷經副課長、課長、副理，慢慢熬上經理的職位。爸爸是靠著自己的努力，爬上他的寶座的。我們曾以爸爸的表現而驕傲。

可是問題來了，公司的裁員會不會裁到爸爸呢！媽媽勸告爸爸：「邁里，你應當去拜訪董事會那些人，請他們多多關照。」

爸爸倔強地說：「不，我不能去，做人要有骨氣才行。」

媽媽不以為然地說：「在別人的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爸爸望著我們，語氣堅決地說：「我憑能力做事，他們肯定我，就會留下我；他們不欣賞我，我去求他們也沒有用。」

爸爸的脾氣很強，是很固執，也很講原則的人。我們都知道，爸爸會有如此的想法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

媽媽猶不死心，最後一搏似的說：「邁里，我是為你好哇！」

爸爸的大手一揮，淡淡地說：「不要說了。」

空氣突然僵住了。我可以看見媽媽的臉色變得很尷尬，也可以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。

好半響，爸爸大概為了打破沈悶的氣氛，轉變了話題：「星期天，我們到北勢溪去釣魚，好嗎？」

說到釣魚，讀國小四年級的妹妹最高興了，她高興地嚷著：「好哇！」

「國光，你呢？」爸爸轉頭問我。

「我可以去。」我說。

我今年就讀國小六年級，沒有功課壓力，舉凡假日的登山郊遊、釣魚露營，或是寒暑假的外國旅遊，我都能參加。爸爸和媽媽說，我上了國中以後，功課增加了，還有就讀高中的困擾，恐怕再也無法逍遙自在了。要玩，要瘋，就要利用讀國小的階段。

「莉娟，妳呢？」爸爸徵求媽媽的意見。

媽媽嘟著嘴，似乎餘怒未消，「我不去，我平常在家裏當老媽子打雜，累得要死，星期天，我要在家裏休息。」

「去嘛！不去，我們吃什麼？」爸爸似乎在逗媽媽，希望她開開心。

「媽媽，去嘛！」妹妹拉著媽媽的手，撒嬌地說：「釣釣魚，散散心，對身心有幫助。」

媽媽有點心動了，改口說：「我考慮看看。」

「反正一切都會雨過天青的。」爸爸露出滑稽的表情，「釣魚回來，我請你們上海霸王餐廳。」

「好，就這樣決定。」媽媽笑了，告訴我們，「中午，我們在北勢溪旁吃烤魚，吃飯糰，晚上上餐廳。」

「哇！真好。」我聽了非常高興，我覺得我們的家庭好幸福，好美滿。

二、

上北勢溪釣魚，是值得高興的事。我們上了最寶貴的自然科學課程，舉凡環保、生態，以及人生觀，我們都有深刻的感受和認識。

我想，人人都喜歡大自然，都喜歡登山、郊遊、釣魚、露營等，人人的胸襟都會廣袤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會變得和諧、快樂，社會上也就沒有爭執的事發生了。

釣魚過後的第三天晚上，爸爸笑瞇瞇地帶著一盒特大的披薩回來了。他吆喝著，「大家快來享受這種美食啊！」

以前我不敢吃披薩，因為我受不了酸、辣的怪味，但是我迷上了忍者龜的卡通影集以後，對於披薩的印象改觀了。一大盒的披薩，剛好是全家人晚餐的分量。爸爸的設想真週到。

全家人圍在餐桌旁，津津有味地吃著披薩。爸爸的神情非常愉快，他告訴我們：「嘿，晚上去看西藏小子。」

「好啦。」我叫了起來，「好久沒去看電影了，上次本想去看與狼共舞，您們卻反對我去看。」

「國光。」爸爸望著我，和藹地說：「與狼共舞是部好片，不過片子裏有一、兩個情節不適合你們這種年齡的孩子看，知道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我知道大人都是為我們著想。

媽媽提高了聲音，調侃爸爸：「邁里，今天這麼樂，公司的裁員，你沒受到影響吧！」

「嘿，我被裁了。」爸爸朝著媽媽扮鬼臉，「公司重新改組，董事會那班人換了，我不被裁才怪哩！」

媽媽的臉色變了，神情憂鬱地說：「邁里，你沒騙我吧！」

「騙你幹嘛！」爸爸仍然大笑，「好在我沒聽妳的話去拜訪那票人，拜訪他們也是白搭。」

「天哪！以後我們怎麼辦？」媽媽自言自語：「我是個家庭主婦，不是職業婦女，不能幫助家裏，改善經濟。」

「安哪！安哪！」爸爸彷彿不知道憂愁，「六個月的遣散費足夠生活一陣子的。」

爸爸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支票遞給媽媽，「莉娟，妳拿去，我們會度過難關的。」

媽媽遲疑了一下，終於還是收了。媽媽說：「以後怎麼辦？」

爸爸摸著西裝的褲袋，掏出了只紅色的錦囊，他大叫著：「你們看，這是錦囊，裏面有應付事情的方法。」

「錦囊妙計」，我看過這種故事。真鮮，爸爸怎麼會出這種點子呢？

妹妹說：「爸爸，我要看看錦囊裏面有什麼東西？」
爸爸抿著嘴笑：「這怎麼可以呢？如果你們可以看，還算什麼妙計呢！你們大家聽著，我要到書房打開錦囊，你們可不能看哪！」

說完，爸爸拿著錦囊走進書房裡，或許怕我們干擾他，還順勢關上門。

足足有半點鐘吧！爸爸才打開門。走出書房的爸爸，容光煥發，滿面春風地說：「明天，我要去找工作啦！你們為我高興吧！」

爸爸已經四十多歲啦！四十多歲的人這麼樂觀，還想重新出發，真讓我們佩服。
我真納悶：難道那一只錦囊，是指引他找工作嗎？

三、

晚上七點鐘時，爸爸還沒回來，媽媽有點擔心，說：「孩子的爹，怎麼還不回來呢？」

說「曹操」，「曹操」就到。樓梯間傳來爸爸的歌聲：

「高山青，

潤水藍，

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
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，

啊……。」

門一打開，就看見爸爸提著一大包的零嘴兒。

「爸爸，您唱的歌真好聽。」妹妹誇讚道。

「真的嗎？有賞。」爸爸脫下了鞋子，便把一大包的零嘴兒放在桌子上。

這些零嘴兒有蘿蔔糕、蝦餃、燕餃、豬血糕等，全是我們愛吃的。

「買這麼多幹嘛？花了不少錢吧！」媽媽在旁邊喃喃咁咁，「這麼晚回來，我們的肚子都快餓扁了呢？」

「你們還沒吃飯？」爸爸似乎大吃一驚。

「是啊！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計呢？」妹妹說。

「對不起，現在我們就來享受零嘴兒大餐吧！」爸爸風趣地說。

餐桌旁，爸爸依然如往常，談興十足地說：

「你們猜，今天我找了幾分工作？」

我和妹妹不約而同地回答：「不知道。」

「嘿，一共找三分工作。」爸爸似乎覺得那是很有趣的事，「第一分工作是應徵經理的工作。」

「經理？」我叫了起來，「有這種工作？」

「是啊！我聽見口試的人吞吞吐吐，又是業績，又是紅利的。」爸爸說到這裏，忍不住笑起來，「我察言觀色，斷定

是拉保險的，我還跟主持口試的人開了一個大玩笑。」

我們默默不語，等著爸爸告訴我們，他到底開了什麼玩笑。

「我告訴那個人，天底下如果有這麼容易賺錢的事，肥水會流入外田嗎？」爸爸說到這裏，好像開了一次惡作劇的頑童，猶在回味他的傑作，「主持人聽了，氣凶凶地把我趕出來。」

「你壞了人家的大事，人家趕你走是意料中事。」媽媽笑著說。

「我應徵第二件工作，也是被人家趕走的。」爸爸笑咧著嘴，「那分工作是徵求生意伙伴，投資人要出資一百萬元，生產一種什麼的化妝香水，我看了太離譖了，反將他一軍。」

真不知道爸爸的名堂這麼多。

「我告訴那個人，出資一百萬元太少了，何不投資一千萬元。」爸爸說到這兒，做了一個滑稽的鬼臉，「那個人聽不懂我的意思，對我笑臉相待，等我說出投資一千萬元的人是他，經營者是我的時候，他就趕我走路了。」

「看來，爸爸還是滿機靈的。」妹妹打岔道。

「那裏，這是人生歷練。」爸爸摸著我的頭，「國光，等你長到我這種年齡，就不容易上人家的當了。」

「第三分工作呢？」媽媽的興趣彷彿很濃厚。

「第三分工作是應徵安全人員。」爸爸攤攤手，似乎很無奈，「應徵人員要考伏地挺身、三十分鐘耐力跑、柔道、拳擊，我沒轍呀！」

說的也是，爸爸以前是服憲兵役的，身手也很矯捷，只是近來運動量少了，又喜歡應酬，身材發福了，又有一點高血壓，做警衛工作的確不恰當。

「第三分工作，我自動退出。」爸爸說到這裏，從西裝上口袋掏出了一只青色的錦囊，說：「看來，我只有打開第二只錦囊了。」

爸爸在書房裏耽擱了半點鐘，出來時，一臉嚴肅地說：「明天，我要去找大頭。」

「啊！」我和妹妹都叫了起來。

四

大頭是一位大人物，他是我們縣裏的教育局長。

大頭和爸爸是小學、中學的同學，兩個人的感情很好。只是爸爸讀完高中就不讀書了，大頭卻繼續升造，考上師大、教育研究所，得了碩士學位，連普考、高考都通過了，他的職位也由國中老師、督學、課長、主任督學，熬上今天的寶座。

爸爸常告訴我們：「你們要像樣，就要學大頭，他的爸爸是農夫，他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靠自己掙來的。」

大頭在牛背上看書，大頭看溪裏的游魚堅定信心，大頭閉戶讀書的種種故事，我們聽了又聽，哼，甚至都可以背誦呢！

我想，爸爸一點兒也不會唬我們吧！因為大頭的確是爸爸小學、中學的同學，大頭也曾摸過我的頭，說：「你叫柯國光吧！國光，多好聽，多豪邁的名字，好好讀書，長大為國爭光。」

「謝謝伯伯的勉勵。」我向他致謝。

大頭也鼓勵妹妹，「麗鳳，多麼美的名字，爸媽希望妳長大成為美麗的鳳凰，妳做得到吧！」

「我試看看。」妹妹點點頭。

大頭近來比較忙了，很少打電話和爸爸寒暄啦！大人的世界，我們並不很了解，不過在分秒必爭的社會裏，好朋友一年難得見面幾次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一向有骨氣，也講原則的爸爸，竟然要找老朋友——大頭教育局局長談談，真不知道第二只錦囊是寫什麼的？

傍晚一回到家裏，爸爸已在客廳等我們兄妹了。

爸爸不隱瞞他的挫折，開朗地說：「今天我踢到鐵板了。」

「鐵板？」我不知道爸爸所指為何物。

「唉！」爸爸嘆了一口氣，但是仍然沒有懊惱的表情，「我問大頭局長，有沒有代課教師的缺，你們猜，他怎麼回答？」

「……。」我和妹妹都不說話。

爸爸突然學著大頭說話，慢條斯理地說：「邁里兄，對不起，本縣是有很多代課老師的缺，可是你不夠資格，代課老師新規定的學歷是專科學校以上畢業。」

爸爸學的是那麼微妙微肖，聲音、腔調、語氣和大頭簡直沒有兩樣，我和妹妹都笑了，噢，不，連湊上一脚的媽媽也笑得淚水直流呢！

「他奶奶的，」爸爸心直口快，改口說：「聽說我連當工友都要排隊哩！」

「誰叫你當初沒考大學。」媽媽奚落他，「這個社會重視實力，也重視學歷。」

「誰說我當初沒考，只是沒考上師大，家裏沒錢，不讓我看。」爸爸沒有怨尤，淡淡地說：「都過去了，提那個幹嘛！」

接著，爸爸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們，他從大頭那裏聽來的見聞：

「現在的國小老師學歷提高了，全國的師範專科學校都改為師範學院了呢！」

「社會的觀念變了，很多人想當國小老師。目前的國小老師，有不少人是台大、政大、清華、中央、師大出來的。

「目前的國小，設有許多資優班、啟智班，人人受的教育機會均等……。」

講了足足有二十分鐘吧！爸爸又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只白色的錦囊，他仍舊瀟灑萬分地說：「各位，你們不要煩我，我要打開最後一只錦囊啦！」

躲在書房的爸爸，隔了好久好久才出來。他告訴我們：「嘿，找工作沒那麼容易，我要慢慢來。以後我要照自己的模式來。」

我們聽了都面面相覷，不知道爸爸的葫蘆裏在賣什麼膏藥。

五、

將近有半個月的時間，爸爸每天早出晚歸，到北海岸去磯釣。

磯釣和溪釣不同，爸爸不是釣魚的高手，每天僅帶回少數幾條海魚，但是他卻樂此不疲。

有幾回，妹妹勸爸爸：「冬天到了，要注意瘋狗浪。」

「安哪！安哪！」爸爸拍拍胸膛，保證道：「我是大人，會照顧自己的。」

說得也是，爸爸每次去磯釣，全身的裝備都很齊全，如帶雨衣、長褲、防滑長統鞋、救生繩、救生衣等，因此，我們放心了不少。

有一天晚上，媽媽深鎖著眉峰，和爸爸攤牌，「邁里，坐吃山空的道理你懂得吧！半個多月，你迷上釣魚，說是散散心也罷，但是你總不能一直釣下去呀！」

「是！是！我的好太太，妳說得很對。」爸爸握著拳頭，風趣地說：「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。」

「但是你不能一直休息下去呀！」媽媽說到這兒，彷彿要哭出來。

「好吧！明天我就去做自己應做的事。」爸爸說到這兒，神采奕奕，「我要做什麼事，心裏已有譜啦！」

有一個月之久，爸爸每天帶著一大疊的資料和一只大型計算機，進進出出家門。據媽媽透露，爸爸幾乎成為一個市場調查員。

媽媽曾經偷偷跟蹤爸爸，發現他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：

爸爸曾經到中央市場，注視著來來往往的人潮，足足有兩天之久。

爸爸到過肯塔基、麥當勞等速食店的門口，清點進進出出的顧客，並低頭作筆記。

爸爸進進出出7-11商店、味全便利商店、萊爾富商店、統一超級商店，有時是買一分報紙，有時買一條口香糖，有時是買一杯可樂。

爸爸到過幾所國民中、小學的校門口，優哉遊哉地看著學生上學、放學。

「孩子的爹，不曉得在做什麼名堂？」媽媽說到這兒，嘆了一口氣，「他再這樣鬧下去，看來，我只好自己去找工作

啦！」

「媽，妳跟蹤爸爸，他知道嗎？」我覺得很好奇，問媽媽。

「他怎能知道？」說著，媽媽自個兒笑起來，「我曾在徵信社工作，跟蹤人的技術是一流的。」

「真看不出來呢！」我讚美著。

「那裏！媽媽做了一個神秘的表情，「我們不要掀底牌，看爸爸在做什麼大事。」

該來的終於來了，那天晚上，爸爸興奮的告訴我們：「我找到了，再半個月，我就有工作了。」

「什麼工作，爸爸。」妹妹迫不及待地問著。

「開文具行。」爸爸的眼睛變成一條線，「店舖、保證人、資金都不成問題，我保證日進斗金。」

「哦！我以為是什麼大事業，原來是做小本生意。」媽媽似乎有點洩氣地說。

「莉娟，妳不要小看開文具行，市場的調查我做過了。」爸爸發表高論，「那個地方地段好，附近學校、機關林立，

好好做的話，收入一定可觀。」

「好吧！隨你去做吧！」媽媽說。

六、

爸爸的話錯不了，「誠實文具行」標榜誠實，童叟無欺，加上爸爸為人熱心，第一個月的營業額就高達三十萬元。

媽媽笑歪了嘴，「邁里，真看不出來，你的頭腦這麼好。」

「嘿，好好經營，以後的業績會更好。」說到這兒，爸爸拍掌大笑，「說起來，都要感謝那三只錦囊呢？」

「可以！可以！」爸爸進去書房，把三只錦囊拿出來，說：「你們現在可以打開來看。」

我打開第一只紅色的錦囊，裏面有一張紙條，寫著：「跌倒了，自己爬起來。」
妹妹打開第二只青色的錦囊，一張精美的紙條飄了出來，上面的文字是：「失敗並不可恥，再接再厲。」
媽媽打開第三只白色的錦囊，抽出字條高聲朗誦：「機警沈著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

剎那間，我們都明白了：爸爸是一個樂觀積極，遇事能面對現實的人。

我好興奮，也好驕傲，以後我長大遇到困難時，也有自己的三只錦囊哩！

爸爸突然唱出「明天更美好」的歌，我們跟著唱，全家沉浸在快樂的氣氛中。（完）